

获奖名家丛书

都市青年情爱长篇小说

肖建国 著

野

渡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责任编辑 冯 艺

野 渡

肖建国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20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75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7—5363—2816—8/I·736

定价:9.30元

野渡

肖建国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野渡》从一个大学生深夜捉奸开始，表现了一群毕业前夕的大学生在所有的制约暂时解除后的行为和生活。这里既有自强不息，勤奋上进，也有勾心斗角，钻营取巧还有性开放，性压抑，性变态，更有色情与权力的较量，道德与本能的搏杀，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痛砭时弊，鞭达人性。

第 一 章

1

章静波在事后想起来，才觉得那天晚上是合该要出事的。只是万没有想到，出事的会是石建华和刘燕芝。

那晚上很闷热。闷，而躁，还是初春的天气，不应该那么闷那么躁的。章静波躺在床上，身上无端地就有一种躁动。那种躁动很奇怪，先是小腹部热热地，很快就扩张到全身，象充满了气一样地发胀发紧。章静波感觉到要遏制不住了，便轻轻翻个边，俯身趴下。草席子凉沁沁的身上顿时舒服多了。章静波将下巴撑在枕头上，睁开眼来。她们的寝室在五楼，她睡的是上铺紧靠窗户，睁开眼睛，便看到了窗外。

窗外黑漆漆的，整座校园都被夜色所笼罩，东一盏西一盏的路灯徒然亮着，很苍白，很暗淡。在这样的夜色遮掩下，人们都在干些什么呢？章静波怔怔地想，她的人生经历很纯洁，还无法对夜晚的活动有丰富的联想，只能是抽象地作点

想像。但就是一点抽象的想象，也足以使她耳热心跳，不能自持的了。她把脸埋在枕头里，轻轻地来回摩擦，让自己镇定下来。

她听到别的床铺上也有人翻动，同学们也都没有睡着。

有夜风从窗户里溜进来，在寝室里逡巡。章静波把脚从被子那头呲出去，让凉风轻轻地舔动。脚板心有了一种痒酥酥的感觉，痒得使人心颤。

章静波慢慢安静下来了。

夜也深了，正要朦胧睡去，忽然地，远处传来一种喧嚣。章静波抬头睁眼，便看到体育馆前面的路上，有一群人涌过来。路灯光明暗暗，看不真切。章静波索性坐起来，支起脑壳往外看。仍然看不太真切。这时却听到有人在楼底下大声地说话。

一个声音兴奋地说：“保卫科抓到一对偷情的学生！”

另一个声音忙问道：“哪个系的？”

回答说：“中文系 76 级的，听说男的还是班长！”

章静波一阵惊颤，忙掀开被子，跳下床来。寝室里的同学也都起来了，惊惶地互相探问，却谁也没有回答。有人过去开灯，啪哒一声，灯仍然黑着。总开关还没有打开。同学们只好摸着黑穿衣服。有人大声地叫：“我的鞋呢？哪个看到我的鞋子了？”

章静波披上衣，第一个跑出门。这时候整栋楼都惊动了，同学们都涌到走廊上，黑鸦鸦一大片，对而那栋寝室亮了灯，每个窗口上都挤满了向外张望的脑袋。章静波跟着一股人流，跑下楼去。

路边上已经站了好些人。章静波挤到前头，就看到那一

群人走过来了。前面的果然是石建华；再看旁边的女生，心里又格登一惊：竟是刘燕芝。此刻的刘燕芝全没有了往日的精神和光彩，衣衫不整，头发散乱，脸色沮丧，双眼无光，只有那只鼻子还是那么小巧精致，还是那么高傲地微微翘着。又看石建华，样子更惨。他只穿了一件衬衣，一条短裤，头颅深深地耷拉着，走近了，才发现他身上还捆了一根绳索。章静波怕被他们的目光撞上，赶忙退后一步，影在一个同学的身后。初春的夜晚，寒意很重，一阵哆嗦从心里升起又停在了双腿上。她感觉到自己也快站立不稳了。这时旁边有人伸过手来，搀住了她的胳膊。她转头看看：左边是曾小燕，右边是黄佩蓉。三个人目光碰一下，又疾忙闪开了。

三个人紧紧挤在一起呆呆地望着，两边站了很多人，马路对面也站了很多人。有人在大声地说话，有人轻轻跺脚。

忽然一个小个子同学跑上去，将一件长大衣披在石建华身上。章静波惊奇地在心里呵了声：欧阳胜，你胆子大啊！

果然欧阳胜遭到了呵斥。学校保卫科长龙天宝就跟在石建华后面，伸手拦住欧阳胜，问道：“你是哪个系的学生？”

欧阳胜嬉笑着说：“莫问我哪个系啰！这衣服是我借给他穿的。”

龙科长仍然坚持问：“说，哪个系的？”

欧阳胜说：“反正是湘江大学的。”

龙科长说：“我问你的系，你的名字？”

欧阳胜用手搔着后脑勺说：“我是哪个系的？真的，我是哪个系的？”

马路两旁的同学轰地吼起来，嗡嗡隆隆，不知道嘘欧阳胜，还是笑龙科长。

龙科长便羞恼地说：“什么态度？放严肃点！”

章静波心里捏一把汗，同时又恼火欧阳胜怎么可以这样放肆。正不知如何是好，就见姜平摇摇摆摆地走了上去，说声：“回去回去！”扯了欧阳胜就走。

双方总算都得了台阶。龙科长带人押着石建华刘燕芝继续往前走。章静波觑着眼睛望着，一直看他们走进办公楼去了。

同学们便都散了。却被这件事兴奋着，有的转回寝室里，有的聚在走廊上，议论纷纷，七嘴八舌，情绪激昂。

章静波回到寝室里，电灯已经亮了，亮得有点刺眼，日光灯还嗡嗡地响得很嘈人。章静波一点没有睡意，便在靠窗的桌旁坐下。同学们也都回来了，有的爬上床铺，有的坐在凳上。寝室里少了刘燕芝，就少了很多热闹。刘燕芝和石建华的事就象泥团一样压在大家心里，使人们很压抑。大家心里都在想着这件事，可是每个人口里都不愿说出来。都默默地坐着或躺着，气氛很沉闷。

章静波心里很乱。她一时很气愤石建华和刘燕芝居然会干出这种事；一时又想不清楚石建华和刘燕芝竟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一时想着刘燕芝自恃脸模子漂亮，身段好，平日里傲气十足全不把别的女同学放在眼里，今后看你还能神气么？鼻子还能翘到天上去么？一时又想着石建华是个班长，学习成绩好，人缘好，平时谨言慎行，在班上很有威望，在系领导面前也很能讲得起话，这一跤可就绊惨了，只怕一个处分是少不了的了！想到石建华可能受处分，章静波禁不住有点幸灾乐祸。他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从76年秋天入学，这个学期就该毕业了。章静波早就得到消息，这届学生的分

配去向不会好，除了少数几个省直单位和留校名额，其他都会要回地区或是回县里安排。章静波早已在心里排过了队，论学习成绩和工作能力，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石建华，自己顶多能够排在第四位或第五位。这是个极危险的位置，可能上，也可能下。现在石建华犯了错误，在分配问题上肯定受挫，搬掉了排名第一的人选，后面的依次上推，希望就更大。章静波心里暗暗高兴，觉得石建华出事出得真是时候。

还想得出神，灯光哗一下灭了，接着就听见郑渊老师站在门口通知她到系办公室开会。

2

办公大楼的小门开着，整栋楼只有一楼和二楼各有一个窗子亮着灯。一楼亮灯的地方是学校保卫科，二楼是中文系党总支办公室。走道很长，只有进门处的路灯亮着，因为照不透走道尽头，便显得很深邃。章静波迟迟缓缓地走着，一双方口布鞋落地无声。走过保卫科门口时，她有意放慢了脚步。保卫科里面没有声音，阒冷清静。只有两团灯光从气窗玻璃上透出来，投在对面的墙壁上。她有种失望的感觉。当然，她自己也不知道希望听到什么，这种失望有点莫名其妙。

拐过保卫科，便踏上了楼梯。这时她听到了保卫科里一声断喝。那声音很低沉，很威严。

章静波一怔。这种口气，这种语言，跟审问犯人也差不多了。她停住脚步，把耳朵支起很长。

就听里面龙科长问道：“你跟刘燕芝是什么时候勾搭成好的？”

石建华答道：“龙科长，你还是这样问，我就还是不好回答。”

章静波听出来，石建华声音有点嘶哑，话里带了颤音。

过一会，龙科长问道：“那好，你讲你跟刘燕芝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石建华说：“有一个学期了。”

章静波很惊讶，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龙科长说：“时间还不短了，你晓不晓得学校有规定，学生读书期间不准谈恋爱？”

石建华说：“晓得。但是感情这东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还是班长哩！明知故犯！——你们两个以前接过吻没有？”

“……接过吻。”

“吻过好多回？”

“不记得了！”

“看来是经常幽会的，每次是你主动还是女的主动？”

“……是我主动。”

“你这就对了。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章静波忽然觉得自已在这里站久了一点。如果这时候过来一个人，那会好难堪。她想想还是离开的好，正待举步，便听到里面又问道：

“在这以前你同她搞过‘路子’没有？”

章静波又稳住身子，听石建华反问道：“搞‘路子’是什

么意思？”

另一个声音不耐烦地吼道：“你装什么宝？搞‘路子’就是你跟她上床睡觉，禽畜！”

章静波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粗俗的语言，惊得身上直打颤。她转过身来，下了楼梯，顺了通道慢慢地走。

保卫科好久没有声音。后来就又听龙科长说道：“那你谈谈这次事情的经过啰！”

石建华问：“怎么谈？”

另一个声音又吼道：“你又要跟我们装宝？堂堂的大学生，怎么谈都不晓得？你就老老实实地讲，根据事情经过讲，怎么跟她约的？怎么进的澡堂；摸了她的奶子没有——先摸左边奶子还是先摸右边奶子；哪个先解的裤子……”章静波一阵脸热心跳，双腿颤抖得都快站立不稳了。她赶忙折转身，掂着脚轻轻返回来，几步就上了二楼。

开会的人都已经到齐了。参加这次紧急会议的人员是系党总支委员，加上学生干事和班上的党支部书记章静波，一共九个人。

章静波在门边拖张椅子坐下。会议开始，系总支马书记开门见山，说了这么晚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是因为76级学生石建华和刘燕芝由恋爱而发生关系，严重违反了校规。他简单介绍了保卫科龙科长们在女澡堂第四隔挡墙里捉奸的经过，然后要大家发表意见。

总支委员们的发言谈不上很踊跃，也谈不上不踊跃。大家只是一个接一个、慢条斯理地谈。每个人对石建华的印象都很好，但都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出在他的身上。

章静波没有认真听每个人的发言。她的思想老走神，保

卫科里对石建华的那句问话：“摸了她的奶子没有？哪个先脱的裤子？”老在她的耳朵里震响。她不知道石建华为什么要摸刘燕芝的奶子。她很难想像石建华将会怎么回答。她想着要是再待一阵就好了，就不必受这种想像的折磨了。她很想起身溜下去走一圈，哪怕再偷听一句半句也好。但她终究没有敢动身。

总支委员们挨个都发了言，章静波只是列席会议，不必表示意见，马书记便总结说，石建华和刘燕芝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按学校里的规定，犯了这种错误的学生将开除出校，至少也是大过处分。马书记要求章静波明天下午召集班上支委会，吃晚饭之前把研究的处理意见报告系总支，再由系总支上报校党委。

章静波跟着总支委员们走下二楼，经过保卫科门口的时候，看到里面还亮着灯。也许他们会要通宵审问石建华。但章静波再无心去琢磨他们审问的内容了，她被两位同学将被开除的事实所惊扰，心情变得更沉重了。

回到寝室，同学们都还没有睡着，一见她便把脑壳从床上探出来，乱纷纷地向她询问。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淡淡说了声：“都睡觉，有事明天再说。”便爬上床去，扯过被子蒙头睡了。

章静波一夜都没睡着。

章静波一晚上都在想着刘燕芝。

想刘燕芝和石建华的事。

刘燕芝上大学之前是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从小就受到专业表演训练的身段真是十分地姣好，长相自然漂亮。瓜子脸，丹凤眼，鼻子小巧而峭拔，眉毛细黑如撇，长入鬓角，皮肤细细白白，象抹了蛋清。无论冬夏，她总是穿一套紧身衣服，把全身线条凸现出来。走在路上，十分招展。她在阅览室读书，她的对面，她的左右，立刻就坐起很多男生，手里煞有介事地捧一本书，眼睛却直往她这边瞟。她到体育馆打乒乓球，八张球台，就她这张台子旁边围着的人多，对方送过来一个高球，立刻有好多条粗嗓门争先恐后地吼：“抽！”不管抽中没抽中，又有好多张嗓门同时喝彩：“好球！”学校大操场放电影，别人都是下午五点钟就去占位置了，都是自己背凳子去，她不用那么忙，也不用带凳子，甩着手就去了。到了大操场，早有人给她占好了位置。有一次她站在足球场边上看比赛，足球骨碌骨碌滚过来，她一时兴起，飞起一脚，将足球踢起好高，然后落到围墙那边去了，随即有七八个运动员冲刺过来，飞身爬上围墙，帮她捡球。她不仅长相漂亮，而且生性活泼，大方开朗，不知是她喜欢往男生里头凑，还是男生喜欢朝她跟前粘，反正只要是在公众场合，就总能看到她同一大群男生在一起，谈笑风生，脸放异彩，一双水洗过

一样的眼睛灵动飞腾，不时把千种风情万般娇媚朝四下里抛撒，激动得周围的空气都一荡一荡地。她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腾和笑闹。

好多人对刘燕芝的作派都看不惯。好多老师看不惯，好多同学也看不惯。

章静波也看不惯她。章静波觉得她就是乡下民间传说中的狐狸精。章静波看到男生们往她跟前凑，心里就隐隐地不快。这种不快，是从进校不久就有了的，有时看着不顺眼，难免就会跟同学们议论一句两句；又同一个班同住一间寝室，在交往时难免就会从言行中流露出来。然而刘燕芝绝不是能受气的草袋子，稍有不恭，她立即起而反击，或笑而微讽，或抗声抢白，甚至恶脸相向。章静波常常被气得发抖，却不能在脸上表露出来，她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跟同学吵架，毕竟有失身份，影响不好。她只能是把刘燕芝的表现，经常有意无意地向系领导作作汇报；有时也搞点小小的报复和恶作剧，比如把刘燕芝忘记在盥洗间的漱口杯丢到楼下去；比如把刘燕芝贴有照片的学生证翻仰在地上一顿乱踩；比如把刘燕芝书桌上的墨水倒翻，让墨水浸漏到书本上；比如拿起刘燕芝的雪花膏让全班女同学都来擦，一次用掉半瓶。刘燕芝有一张放大到十六吋的媚气十足的照片，居然就张贴在床头，有一次被风吹落地下，章静波偷偷捡起，用小剪刀剪得碎尸万段，惨不忍睹，然后扬撒到厕所里。刘燕芝对这些事情有所察觉，但抓不到把柄，纵有一肚子无名火，也只能对天而发，有时候气不过，就站在寝室里骂街。骂街也不过是含沙射影，指鸡骂狗。章静波心里明白，越发怨恨。日子一长，隔阂越深，俩人见面互相都不大理睬了。

章静波没有想到石建华竟和这样的人好上了。

章静波一直很敬佩石建华。敬佩他的刻苦努力，敬佩他的人品。

石建华是从工厂来的学员。更早的时候，他还下过乡，在湘南山区的一个林场里当了两年知识青年。知青生活是艰辛而枯燥的，但他一点不以为苦，一有时间，便跑十几里路下山到公社中学的球场上打半天球，每天清早和晚上，都对着清风明月吟一阵诗。那时候他写的一些诗自然是很粗糙很少艺术性的。但世界上的什么事情都经不住一个人的痴迷追求，石建华到工厂以后，仍然发疯一样地找书读。他终于显示出了才气，他似乎也很幸运。二十岁出头，写出来的小说就在省里刊物上发表了。全班四十多个同学，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还只有他一个人进校前发表过文学作品，照说他最有骄傲的资本，然而他一点没有显露。他在同学们面前表现的只是谦和、热情、坦诚和刻苦努力。他真是比任何同学都要刻苦努力。入学报到那天，他挑了一大担行李。一大担行李竟全部是书。被窝、水桶、饭盆、牙刷牙膏、肥皂、解手纸等日常用品，是报到后在学校的商店现买的。他自己挑来的两箱书，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世界名著。他把书就堆放在床头，抬头就能看到，顺手就能拿到。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早晨五点钟，路灯还没有熄灭，他就起来跑步了。无论冬夏，他都是赤膊短裤，一双蓝色的回力球鞋，围着学校的大操场跑十个圈，然后回去冲一个冷水澡，别的早起的同学出现在大操场上的时候，他已经抱一本书躲到落霞湖边上去了。中午他只小睡片刻，睁开眼睛就躺在床上静静地看书。下午常常没有课，他会在图书馆阅览室泡上大半天，有

时也去听听外系教授专题讲座或社会名流来校演讲。晚饭后是他最活跃的一段时候，很多时候是在篮球场上奔跑，拼抢得一身黑汗水流，有时也跟同学一起去长距离散步或爬山。晚上熄灯以后，他还要看很久的书。他有一盏电石灯，有时躲在蚊帐里头看书，有时干脆就靠在洗漱间的水泥台上就着路灯光看书。跟他住在一起的男同学，都说不准他到底什么时候睡觉，有的说十二点钟，有的说一点钟，有的说两点钟，有的干脆说他根本就没有睡觉，因为他们任何时候醒来，要不看不见石建华在床上看书，要不就没有看到他的人。自然，他不睡觉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把睡眠时间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他觉得已经被耽误了好多年，他比任何同学都更珍惜这段宝贵的学习时光。

石建华勤勉，却不自私。他进校就担任了班上的班长。班长的具体而繁杂，劳神劳力，耽误时间，还不一定讨好。他推辞过，但没有坚持。班长这个事情总得有人干。既然系领导和同学都愿他干，他就干了。

他把一个班领导得井井有条。

他的篮球、乒乓球都打得好。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后卫。每年的全校乒乓球比赛，他都能够进入决赛圈。据说他的扑克牌也打得好。手气好，打得也精。偶尔陪同学们玩一玩，总是赢多输少，很少钻桌子。

同学们流行谈“智商”。看来他的“智商”是要比别人高。

学校里评他为“三好学生”。他的材料报上去，省里也把他评为了“三好学生”。学校里得这个称号的，还只有两个人。

谁知道他竟和刘燕芝爱上了。这么一个稳重的人，和那样一个轻佻的人搅到一起去了。章静波努力回想，想不起平

日他们两个有恋爱的迹象，也没有听同学们议论过这件事。她觉得石建华不该爱上刘燕芝这样的姑娘。她朦朦有种想望过的东西却被别人抢去了的惆怅。

她深深地为石建华惋惜。

她更怨恨刘燕芝了。

半夜三点十四分，寝室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刘燕芝轻轻走进来，又轻轻到自己床上躺下了。

章静波听到刘燕芝在床上不断地翻动，床架子吱吱呀呀地响，一直响到天亮。

4

章静波一直等到起床铃骤然叫响，才从床上爬起来。同学们也都很快起了床。只有刘燕芝的床上没有动静，蚊帐捂得严严实实，接缝的地方用几个夹子夹紧了。同学们都有一种默契，行动都轻悄悄地。穿衣、搬凳子、洗脸、找饭盆，都尽量不发出声响。

章静波给刘燕芝打来了开水，又买好稀饭馒头，额外还加了一碟咸菜一个盐蛋，放在她的桌上，这才跑着到教室里去了。

石建华也没有来上课。教室里少了这两个人，气氛有点沉闷，连老师的讲课，也似乎失却了往日的灵动飞扬。课间休息的时候，有关石建华和刘燕芝的事情就成了走廊上的中心话题。事情几经渲染，几经演义，竟有了几分神秘色彩。到